

《警世通言》版本新考

[日本] 大塚秀高

内容提要 《警世通言》的原刻本早已失传。“兼善堂本”是在对原刻后印本的本文进行重刻的基础上，对绘图也进行了覆刻的一种版本。现在所存的最接近原刻的版本是佐伯文库藏本。此本绘图是原刻本绘图的覆刻，本文用原刻本的版木，一部分进行了新刻。而其第40卷由原刻本的“旌阳宫铁树镇妖”换为“叶法师符石镇妖”，而原刻本的“旌阳宫铁树镇妖”在明末崇祯年间以后被挪用到了《三教偶拈》中，改题为“许真君旗（旌）阳宫斩蛟传”。

关键词 警世通言 兼善堂 佐伯文库本

笔者曾对《警世通言》的版本进行过考察，且撰有两篇论文。一篇为《关于〈警世通言〉的版本——以佐伯文库本和都立中央图书馆本为中心》^①；另一篇为《关于〈警世通言〉的版本（补）》^②。在那之后执笔的“警世通言四十卷四十篇”^③也是据此两篇论文的考察而成。然而，在那之后，由伴俊典所做报告了解到还有一个藏于早稻田大学的一直不为人所知的版本^④。本文就是基于以上情况，对《警世通言》的版本问题再次进行考察而所得之的新的研究成果。

一 关于兼善堂本《警世通言》

至今为止，兼善堂本的《警世通言》一直被看做是最好及最早的版本，故兼善堂本历来都是被影印出版的唯一版本。因此，本文从兼善堂本的研究开始进行论述。

所谓兼善堂本，是指现藏在日本名古屋市立蓬左文库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的两个本子。蓬左文库本有“金陵兼善堂谨识”字样的封面，而仓石文库本则无此封面。据长泽规矩也^⑤、李田意^⑥等先学的考察：两者为同一版本（即兼善堂本），且都不是初印本。仓石文库本较蓬左文库本印刷要早。笔者对此结论并无异议（以下所言“兼善堂本”若无特别指出，则皆指此二本）。

以下先将与本论主旨相关的两者间的差异记述如下：

① 大塚秀高《关于〈警世通言〉的版本——以佐伯文库本和都立中央图书馆本为中心》，《中国—社会と文化》第1号，1986年6月。

② 大塚秀高《关于〈警世通言〉的版本（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创刊号，1987年10月。

③ 详见《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版。

④ 伴俊典《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警世通言〉について》，《中国文学研究》第33期，2007年12月。

⑤ 长泽规矩也《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五卷シナ戏曲小说の研究》（汲古书院，1985年2月）所收的《“三言”“二拍”について》和《“三言”书名板本续考》。后提到的有关长泽规矩也的引用均来源于后者。

⑥ 李田意《日本所见中国短篇小说略记》，《清华学报》，新1卷第2期，1957年4月。后提到的有关李田意的引用也均来源于此。

仓石文库本,除了第一册卷头的绘图中缺了第17页以外,并无缺页。而蓬左文库本却本文共缺了6页;分别为第12卷第3页,第22卷第5页、第6页,第37卷第1页、第2页及第40卷第74页。同时,在版心卷数标记同为“卷三十四”的《况太守断死孩儿》和《王娇鸾百年长恨》之间出现了互换错简。即是第3页到第6页和第13页、第14页。加之,从版本的损伤程度等状况来看,基本可判断仓石文库本是较蓬左文库本更接近于初印本的本子,虽然如此,然长泽氏之审察:“目次、本文、版心的卷数互相不一致,版心的卷数亦时没有稳定”,“卷数亦见后来删改的痕迹,总的来说匡郭也不能说完全”,因而仓石文库本也“难于认为原刻初印本”。对此说法笔者业已表示同意,在此笔者欲提供一些新的观点如下:

通常,一面版木的正反两面,都由同一刻工来雕刻,这是连续的两张页。故两张页连续缺失的,如第22卷第5、6页和第37卷第1、2页,就很有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与其相对应的版本各一面,共计遗失了两面。而如第12卷第3页和第40卷第74页等只单独缺失一张页的现象,则很有可能是由于装订或印刷时的失误所造成。顺便说一下仓石文库本所缺的绘图第17页,由于其存在于蓬左文库本中,因此也可认为其乃因失误所造成的缺页。蓬左文库本中版心标记同为“卷三十四”的《况太守断死孩儿》和《王娇鸾百年长恨》之间出现的互换错简,因其页数分别为第3、4页,第5、6页和第13、14页,故可以看出,这是由于在整理版本过程中,有版本三面互相调换了位置,然却没能及时发现,故就那样进行了印刷和装订的结果。构成《警世通言》各篇的卷数标记,在本文的卷头、版心和卷末处均有。卷头和版心处的卷数标记都很完整,而卷末的卷数标记却并不完整,无论是仓石文库本还是蓬左文库本,都缺一部分。但与蓬左文库本相比,仓石文库本卷末有卷数标记的数量较多,且没有只存在于蓬左文库本的例子,这一点也支持了先学的“仓石文库本较蓬左文库本的印本要早”这一结论。

还有一个先学未曾指出的问题,那就是,兼善堂本是一个误刻很多的刻本。像溜和瑶、漂和標这样容易刻错偏旁的误刻,像木和本,人、人和八,問、間和開,塵和塵,科和料,白和自,土和士以及己和已这样相类似字的误刻(其中亦可能有由于后印本印面的恶化而导致的误刻)也屡次出现。是否就可以将这些误刻的原因全部归结为现存兼善堂本的两个本子均不是原刻初印本呢?换句话说,是否可以说兼善堂原刻初印本中这些误刻字大部分都是正确刊刻的呢?笔者对此存有疑问。这是因为,兼善堂本中可见的误刻字的绝大部分,在后述刊行于兼善堂本之后的刻本中都有正确的刊刻。要是那样的话,那么那些刻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兼善堂的原刻本,亦或有可能是忠实于兼善堂原刻本的刻本了。下面将围绕此问题进行探讨。首先,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警世通言》的主要版本。

现存的兼善堂本很明显地由几种不同字样的页所构成,由此看来兼善堂本似乎是由先行出版的几种版本进行补配而成,或者是由兼善堂进行了补配而成。然而,笔者并不那样认为。不仅限于小说,在制作木版本的版木之时,都是需要纸样的。所谓纸样,那是由专门的抄写人(笔工)依据某种原稿(若是新作,指著作者或者编辑者的最终原稿;若是旧作,则指编辑者或书肆老板所指定的本子)制作而成的(也有将最终原稿或其副本直接作为纸样的情况)。最终原稿也好副本也好,若原稿是新作的,其应该已被誊清了,著作者自己也应该对其进行了校正,因而误字、误刻该是极罕见的。然而,兼善堂本《警世通言》的纸样制作过程却似乎并非如此。好像是编辑者或者是书肆老板指定的本子(恐怕是现成而且相当后印的本子)被很突然的交到了刻工的手上。而且,有时似乎还有一篇作品同时交给了两个以上的刻工(每人所刻页数均该为偶数的倍数)来负责的情况。当然,若说到识别文字间差异的能力,刻工还是有的。不过,若进一步说到像那种需要在对文意进行斟酌的基础上,再对原稿(本子)的误字或含糊字等加以改正的工作热情,刻工恐怕是没有的。现在看来,当时的那些刻工的确只是依据原稿,将其原原本本的制成了版木而已。因而,这也就造成了兼善堂本中出现了很多误

字。有的是在辞典中根本就不存在的字，有的是只要在文意上稍做常识性的判断即可避免的误字。如本该是“有鬼”的地方刻成了“有见”，本该是“得唐解元诗文字画”的地方刻成了“得悟解元诗文字画”等。

二 围绕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本《警世通言》

笔者曾于1987年5月在汲古书院出版了《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该书搜罗记载了中国通俗小说的诸刻本（包括《警世通言》）。当时，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还并未收藏有《警世通言》^①。因此，此刻本（以下称为“早稻田本”）未能被著录于拙书目录中，当然，也未能被论及于上述的论文中。下面，笔者将把伴俊典所做之介绍及笔者在那之后所得的新的调查研究成果做如下摘要：

早稻田本的本文行款为每半页10行、每行20字，与兼善堂本一致（本论所检讨的《警世通言》均以10行20字刻成）。无封面，卷头有天启甲子（四年，1624年）的豫章无碍居士的叙、“警世通言目次”和各卷均有1页2张总计40页80张的绘图。同时，在绘图第1页的正面上可见有“素明刊”的字样，这些均与兼善堂本一致。所收40卷40篇的内容也相同（如后述所言，有虽同为40卷40篇，但其中却有部分被调换了的《警世通言》）。除正文中第21卷《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卷末的第26页为补抄页；第25卷《桂员外途穷忏悔》的第17、18页和第28卷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第25、26页为有界页之外，均与兼善堂本相同，为无界页。关于那些有界的页，可以看做是由于该版本的2面4张遗失等原因，故对其进行了补刻（或者用别系统的10行20字本的版本进行补配）。关于第21卷最终页的逸失，鉴于其为偶数页，且其前面的第25页仍存在，因此可推测它的逸失是由装订或印刷时的失误而导致的，当然，亦有可能是日后逸失的。正是由于版面的字样从叙到目次，再到本文，都与兼善堂本的字样酷似，绘图也与兼善堂本的绘图极为相似，再加上亦有“素明刊”的字样（后述的佐伯文库本就没有），因此，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用兼善堂的版本，且是蓬左文库本以后的印本^②。顺便说一下，素明指的是刘素明，他是明朝万历以后，绘制戏曲小说绘图的画工^③。

早稻田本的第25卷《桂员外途穷忏悔》中，如前所述，第17页和第18页为有界页，从第17页和第18页从内容上来看，当然是连贯的，然而，却与前面的第16页和后面的第19页并不连贯。通过将早稻田本的第17、18页和蓬左文库本的对应页作比较，可判明以下几点。为便于说明，考虑到所有的刻本均是由两面雕刻的版本来印刷，因此，以下除以页数进行说明之外，还将以版本号码来加以说明。即，关于第1页和第2页，用版本1；第19页和第20页，用版本10来表示。另外，（如上所说）仓石文库本的版本顺序是正确的，因此，在以下有关版本的顺序的议论时，将以仓石文库本代表兼善堂本（顺便说一下，现在公开出售的兼善堂本的影印本均是由有缺页、错页的蓬左文库本而来的。因此，如若再影印出版《警世通言》，应该在仓石文库本为基准的基础上，用蓬左文库本的绘图第17页对其进行补配）。

① 上述伴氏的论文《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警世通言〉について》中提到：此《警世通言》于1993年被收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特别资料室，其中可见“天口書屋”、“而香”和“巢雲”的藏书印，然藏书者究竟为何人，不详。按：“天口書屋”、“而香”有可能是“天香書屋”、“天香”（“天香書屋”重复按印于“天香”之上），“天香”究竟为何人未详，而“巢雲”则很有可能是最嶽元良。最嶽元良继死于宽永十年（1633）的以心崇传之后，任金地院的第2代（南禅寺二百七十四世）住持。且宽永十八年（1641）的《自得院像》中存有他的赞文。

② 伴俊典论文的结论如此，而他还说“仓石本以及蓬左文库本和早稻田本的本文关系，也不只是印刷的先后”。

③ 关于刘素明，请参照笔者的《四続研究前後》（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5号，1999年12月）。但是，笔者现在的意见与此有所不同。在当时很有可能是建阳的书肆擅自亦或经获许之后，将金陵书肆出版的书籍对包括绘图的画工名在内的所有内容进行了完整的覆刻。

不知是何种原因,担任兼善堂本的第25卷第17页、第18页(版本9)版刻的刻工将本该是“十七”、“十八”的版心页数误刻成了“十七”、“一十八”。如若只是如此,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担当第27页、第28页(版本14)版刻的刻工也将本该是“二十七”、“二十八”的版心页数漏刻了“二”,即误刻成了“十七”、“十八”,这样一来,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两个刻工是否为同一人不详)。这是因为第25卷有版心为“十七”、“一十八”的版木的同时,还有误刻为“十七”、“十八”的版木同时存在。最初,版木虽有了那样的误刻,却也还是被按照正确顺序保管。然而,到后来印刷蓬左文库本的时候,就似乎有了这两面版木的调换(较印刷后将两页调换的想法而言,似乎这种想法更为合理)。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只看到“一十八”的“一”是“二”的漏刻,而在未对文章的连接情况再加以斟酌的状态下,便直接轻率地将两者的版木做了调换的缘故。当然,蓬左文库本的第16页(版本8的反面)到第17页(版本14的正面),及第18页(版本14的反面)到第19页(版本10的正面)之间,文章均不连贯。不仅如此,第26页(版本13的反面)到版心为“十七”的第27页(版本9的正面),及版心为“一十八”的第28页(版本9的反面)到第29页(版本15的正面)的文章亦不连贯。总之,第25卷版木的版心就有很多误刻,比如本该是“二十四”的第24页成了“一十四”,本该是“二十六”的上述的第26页成了“十六”。像这种版心页数的误刻也可见于兼善堂本的其他卷中,然而,由此导致的调换版木,乃至造成了文意不通这一结果的例子却并未见于兼善堂本的其他卷中。

回过头来,再说一下早稻田本的第25卷。在蓬左文库本中被提前的版本14,被换刻为有界页。不仅如此,与此调换的本来是版本14该处的位置却被换成了版本9,而且又特意将版本9的版心页数“十七”、“十八”修正成了“二十七”、“二十八”。由于这两页仍是无界页,因此这只不过是对版心的修正而已。只对版心的页数进行修改,当然其文意还是不通的。故从这一点来看,倒是可以看出当初出版早稻田本的书肆老板的教养水平呢。

三 卷数表示的混乱

至今为止,关于兼善堂本《警世通言》40卷40篇各篇配列问题的论述很多,然而还并未得出结论。下面,笔者将对此进行试论。

兼善堂本《警世通言》中,目次、绘图、本文的各篇的配列顺序有所不同。不仅如此,绘图的内容和版心的卷数标记之间,及本文的卷头的卷数表示和版心的卷数标记之间也可见到不一致之处(限于篇幅,详见本刊网络版附表1)。下面将就此问题进行探讨。然而,在开始探讨之前,有必要先确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警世通言》所收的各篇和《古今小说》的情况一样,都是以两篇为一组对儿,由共计四十篇二十组的对儿构成。构成《警世通言》40篇作品的题名,也都是像第1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及第7卷《陈可常端阳仙化》那样,由七个字或是八个字的单句子构成。且奇数篇和接其续的偶数篇的题名不仅字数相同,甚至连句子的构成也都是样。比如说,第2卷是《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8卷是《崔待诏生死冤家》,这均和第1卷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第7卷的《陈可常端阳仙化》构成了对句。其内容也是在某种意义上成对儿的,此处不再多说^①。

《警世通言》的目次、绘图、本文的配列顺序中可见不一致的卷共有3卷,为第34卷、第35卷和第39卷。按理说,它们都应各自与第33卷、第36卷和第40卷成对儿,因此题名也必须是与它们相

^① 关于此点,请参照内田道夫《古今小说の性格—历史と小说—》(《文化》17—6,1953年),福满正博《〈古今小说〉の编纂方法—その対偶构成について—》(《中国文学论集》第10号,1981年)及河井阳子《“三言”の编纂方法について》(《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第1号,1988年4月)。

对应的。然而，无论是仓石文库本、蓬左文库本，还是早稻田本，其目次的配列都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其第33卷和第34卷，第35卷和第36卷，及第39卷和第40卷，也都是成对儿的。因此可以说，给《警世通言》附目次并刊刻的人（暂且猜测其为在“叙”中言及到的“陇西君”）的编排意图和他最后决定的配列顺序是清晰明了的。为了便于确认，将其记录如下。顺便说一下第35卷和第36卷的情况。据笔者推测，当初，他（陇西君）注意到，如若本文题是那样的，字数虽是一致，却构不成对句。因此，他曾试图要做像目次题那样的修改。无奈本文版本已经刻成，便只得打消了改变本文题的念头。本文题和目次题的不一致在其他地方也可见到，其改变估计也都是因如此意图吧（以下论述中所言卷数和篇名均基于下记）。

第33卷 乔彦杰一妾破家

第34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

第35卷 况太守路断死孩儿 本文题为况太守断死孩儿

第36卷 赵知县火烧皂角林 本文题为皂角林大王假形

……

第39卷 福禄寿三星度世

第40卷 旌阳宫铁树镇妖

由于仓石文库本及早稻田本的本文配列如上所示，因此可以看出蓬左文库本的本文配列方式只不过是企图以曾印刷过仓石文库本的版本进行增印的书肆老板的小聪明而已。那么，这就出现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仓石文库本有可能被兼善堂以外的书肆刊行过（因此，往后不再称其为兼善堂本，而是改称为仓石文库本）。然而，早稻田本的40篇的配列，目次、绘图和本文都如上所示，但仓石文库本的绘图却在《王娇鸾百年长恨》和《况太守路断死孩儿》之间存在倒置，其版心的卷数标记为：《王娇鸾百年长恨》的正面为“卷三十九”，反面为“卷三十四”（看起来是如此）；《况太守断死孩儿》为“卷三十四”；《福禄寿三星度世》为“卷三十五”。就以上几点问题，需再另作说明。

说到仓石文库本的本文和绘图中所见的卷数标记及绘图的配列顺序发生了混乱的原因，或许可以将其归结为，本该是“第三十五卷”或“卷三十五”的《况太守断死孩儿》的本文卷头、版心和卷末中可见的卷数标记和绘图版心的卷数标记却都被误刻成了“第三十四卷”或“卷三十四”的缘故。若只是本文版心的卷数标记的误刻，那是可以将其原因归结为刻工的疏忽，不过，像本文卷头和图像版心的卷数标记那样的误刻，似乎就很难再将其原因归结为刻工的疏忽。这是因为，很有可能是在如上所示的各篇的配列形成之前，曾有过将《况太守断死孩儿》做为第34卷，而使之与第33卷的《乔彦杰一妾破家》成对儿的构想。那构想中，可能是将《福禄寿三星度世》做为第35卷，使之与《皂角林大王假形》成对儿。然而，若使残余的《王娇鸾百年长恨》和《旌阳宫铁树镇妖》成对的话，无论如何都有些勉强，因此，便放弃了将《况太守断死孩儿》做为第34卷的构想而安于现行的配列状况。但由于其最后决断做的太晚，本文版刻已经开始进行了。因此，从本文和绘图的卷数标记的混乱中便得以看到其当初的构想以及最终该构想被放弃的痕迹^①。

表1 “兼善堂本”、早稻田本本文异同表

卷次	题名	叶/行	“兼善堂本”	早稻田本
第11卷	苏知县罗衫再会	36b/10	祖墳此葬	祖墳埋(埋)葬

① 広泽裕介《兼善堂本〈警世通言〉の成立 - 长泽规矩也氏の問題提起に対する一回答 -》（《汲古》第39号，2001年5月）据蓬左文库本（不是仓石文库本）提出与笔者不同的意见。另，笔者亦不能同意他所做的“兼善堂本是《通言》的初版本”这一判断。

续表

卷次	题名	叶/行	“兼善堂本”	早稻田本
第12卷	范鳅儿双镜重圆	5a/1	俊卿之庸不足	俊卿之妻就是
第15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20a/2	金滿已脫了千紀	金滿已脫了千繫
第21卷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8a/1	俺留個記□在此	俺留個記號在此
		11b/2	小二口吐鮮血	小二口吐鮮血
第22卷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11b/7	凡船戶虫	凡船戶眾
第23卷	乐小舍拚生冤偶	2b/6	不忍殺乏	不忍殺害
第24卷	玉堂春落难逢夫	46a/10	玉姐任傍	玉姐在傍
第26卷	唐解元出世玩世	1b/10	為? 榜首	壓榜首
		3a/8	答拜□遠來朋友	答拜那遠來朋友
第27卷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	7b/2	魏生	魏公
		7b/6	兀自不肯突■	兀自不肯突脫
第28卷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16a/1	搭船到這■尋你	搭船到這裡尋你
		32a/5	不幸逢妖愁更□	不幸逢妖愁更喜
第29卷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4b/3	此事切宜緘只	此事切宜緘口
第30卷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7b/9	奴家■■前生有緣	奴家与你前生有緣
第33卷	乔彦杰一妾破家	18b/3	兩個	兩個
		18b/10	兩個月	兩個月
第34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	7b/9	長在衛裏服後	長在衛裏服役
		8b/8	央趙學■往王千戶處	央趙學師往王千戶處
		9a/4	■死靡他	至死靡他
		19a/5	糧督■磨姓字春	糧督南麻姓字春
第35卷	况太守断死孩儿	12b/6	朱作弄我	來作弄我
第36卷	赵知县火烧皂角林	9b/10	■婆便請	婆婆便請
		10b/9	皂角林文王	皂角林大王
		11a/1	要去問牢□營端公	要去問牢城營端公
第37卷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17a/3	如今与你一箇執照歸未	如今与你一箇執照歸去

如上所述, 伴俊典认为早稻田本为“兼善堂本”(仓石文库本和蓬左文库本的总称, 往后均用此词语表示)的同版后印本。在讨论其结论是否正确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先讨论, 那就是, “兼善堂本”与早稻田本在“酷似”这一点上虽是事实, 但却并非是完全一致。然其差异何在, 请参照表1。表1整理出了两者间有明显差异的部分(像土和士、大和天、王和主那样的难于排除“其产生的原因只是在于早印、后印的区别”这一可能性的例子均已略去)。顺便说一下, 表1的表示方式为: 斜体字为误刻, 黑体字为正刻, ■为墨格, □为空格(因种种原因不能确定其正确与否的部分引下划线)。

以下将借表1和别表2(因篇幅所限, 本文此表省略, 表格详见本刊网络版)对“兼善堂本”和早稻田本刊行时期的先后进行讨论。在讨论开始之前, 有一点是需先说明的, 那就是别表作成的顺序。笔者是通过在读“兼善堂本”的过程当中, 每逢遇到墨格、空格、或是意思不明的部分, 就参照早稻田

本（以及后述的佐伯文库本、衍庆堂本和三桂堂本）的相应部分而制成的别表2，而表1是在别表2的基础上作成的。因此，不能否定有存在与表1中的很多情形相反的情况的可能性。比如在早稻田本中为误刻，而在“兼善堂本”中却为正刻的例子就漏掉了（更确切的说是全然没有这类的例子）。笔者对此点倒也不是没有顾虑的，但单从表1来看，可看出有很多“兼善堂本”的误刻在早稻田本中却为正刻的例子。这一点似乎是没什么疑问的。这样的话，“兼善堂本”为最早、最好的刻本的定说就变得有所疑问了。因为也不能排除早稻田本（刊行书肆、刊行时期均不详）中正刻的文字在“兼善堂本”中被误刻的可能性。

四 关于佐伯文库本和三桂堂本

丰後佐伯藩第八代藩主毛利高標收集了大量的汉籍（佐伯文库本）。文政十一年（1828）七月，由第十代藩主高翰将其中的约一半（二万册）进献给了江户幕府。在明治维新以后，其中的大部分被移交到了内阁文库和宫内厅书陵部。而另一方面，被留在佐伯藩的那二万册大部分却逸失了。除有一部分被收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和大分县立图书馆等之外，均已下落不明（其中有的回到了中国，有的去到了美国）。所幸，包括《警世通言》在内的通俗小说大部分均幸免于难，现被收藏于佐伯市教育委员会^①。笔者的《关于〈警世通言〉的版本》便是为介绍其中所藏的《警世通言》而写。

佐伯文库本《警世通言》（以下只记为“佐伯文库本”）与“兼善堂本”、早稻田本同样是由40卷40篇构成。但是，缺其第3册，即本文第7卷到第11卷，及第37卷第1页到第3页。由于亦缺封面，因此刊行书肆不详。绘图共计40页80张全（绘图的配列与早稻田本一致）。但是很明显，与“兼善堂本”、早稻田本的绘图为异版，亦不见“素明刊”的文字（有关其绘图与“兼善堂本”为异版及其根据的论述请见《关于〈警世通言〉的版本》）。同时，绘图的版心以及本文的版心、卷头等处所见的卷数标记的混乱，亦被按照本文的配置做出了修正。因而可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按照陇西君的最后意图来修正的（本文题和目次题的差异也是按照目次题作出了统一）。叙和本文的行款虽都与“兼善堂本”等相同，但却均为异版（关于此点以后再做论述）。特别有一点最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其第40卷由《旌阳宫铁树镇妖》被替换成了《叶法师符石镇妖》。由于其绘图仍是《旌阳宫铁树镇妖》的绘图（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叶法师符石镇妖》的绘图），因此可以窥测，在佐伯文库本以前，有过用其前39卷的版本与佐伯文库本中被《叶法师符石镇妖》替换下来的《旌阳宫铁树镇妖》的版本来制成的版本（绘图、本文和叙均与“兼善堂本”及早稻田本为异版，因此，很难理解为其当初就是想将第40卷定为《叶法师符石镇妖》的）。

回过头来，还有一个《警世通言》的刻本，其第40卷和佐伯文库本一样，也是《叶法师符石镇妖》。此刻本乃著录于《舶载书目》的《宽文元年（1661）点检书目》中的三桂堂王振华本。据《宽文元年点检书目》的记载可知，此三桂堂本的第24卷有些特别。因为原第24卷的《玉堂春落难逢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原第6卷《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中的入话部分独立而成篇的《卓文君慧眼识相如》（三桂堂本，现所在不详）。在绘图方面，只取了“兼善堂本”等的一半，20页40面。在内容方面，则以两个短篇替换了“三言”中首屈一指的长篇《旌阳宫铁树镇妖》和《警世通言》中的第二长篇《玉堂春落难逢夫》。因而，像是为寻求利益的扩大而做出此番改动的后世刻本。

在那之后，三桂堂又以同一套版本刊行了38卷本和36卷本。38卷本的绘图为19页，本文部分删去了第39卷和第40卷。36卷本绘图为18页，本文部分在38卷本的基础上，又删去了第37卷和

^① 关于佐伯文库和佐伯文库本，请参照笔者平成十五年度—平成十六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定领域研究（2））研究成果报告书《江户时期的汉籍的流转—以佐伯文库为例—》（著者自印，平成十七年二月）第1分册所收的《佐伯文库旧藏暨现存书目录（汉籍之部）》及其解说，以及第3分册《佐伯文库本关联论文》所收的几篇论文。

第38卷。就绘图而言,只要其页数与收录篇数能够相符即可,其内容未必非得是与本文相对应,因此,很可能是尽管有的绘图版本已经丢失,却也没有再进行补刻,而只是用剩下的版本暂时对付一下而已。

在此,有一点不得不提,三桂堂本是俗字(简笔字)很多的一个刻本。且叙、目次和本文不但与“兼善堂本”、早稻田本不同版,而且与佐伯文库本亦为异版。三桂堂本的绘图全都是由正反两面一组的对儿所构成的,如果当初考虑到要将绘图的数目减半的话,那么各篇只留一面不就可以了么,为什么却在40页的绘图中,只留出一半页的绘图,并还得删去这些绘图中刻着的韵文(可见其痕迹),以使人无法辨识哪个绘图是对应哪一篇本文。因为若是各篇都只留一面绘图的话,原有的另外一面也终是被舍弃的下场,所以才只留下了一半版本的正反两面一组的绘图。当然,其原因可归结于每卷两张绘图刻在同一版木的正反两面,因此,只用一面版木的正反两面的哪一个,背面的一半一直没用,那岂不是太可惜^①。

回过头来,再看三桂堂本的绘图。以“兼善堂本”和早稻田本相比,其与佐伯文库本的绘图更为相似^②。然而,却也为异版。也就是说,三桂堂本与现存的所有的《警世通言》(包括后述的衍庆堂本在内)的绘图均不相同。那么,就可以推测三桂堂的营业便有可能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三桂堂书肆自身重刻了全40卷40篇,绘图亦为全40页80面的《警世通言》,并将其刊行于世。然而,随着不断地重复增印,便有很多绘图的版本已不能再使用了。于是,只选取其中仍可使用的绘图的版本,并削除其中韵文部分,使其不知是对应的哪篇,以便凑数。另一种是,三桂堂书肆从其他的书肆处得到了现成的由40卷40篇构成的《警世通言》的版本,这之后的过程与前述的第一种情况相同。

三桂堂本^③是俗字很多的版本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到了。绘图的数量也只有“兼善堂本”的一半。从本文的卷数来看,经历了“40卷→38卷→36卷”这样的一个过程,从其一边不断缩减所收卷数的数量一边仍坚持出版这一点可看出,其乃是后世的追求利益第一的出版物吧。然而,若着眼于其与“兼善堂本”及早稻田本中文字的差异的话,便会出现相异于从前的一种面目。因为若将目光只集中到误刻上的话,会发现其是按照“兼善堂本”、早稻田本、佐伯文库本及三桂堂本的顺序递减的一种状态。虽说《警世通言》是通俗小说的刻本,在冠有刘素明的40页绘图的先行刻本(即“兼善堂本”以及早稻田本)中误刻有很多;而在其之后刊行的三桂堂本,虽然本文的版刻既不细致又多俗字,绘图也是很粗糙而且数量上也只是原来的一半,但其误刻却反倒很少,这是为何?

① 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买上文库所藏(田中乾郎旧藏)的40卷残本的绘图:依序为“兼善堂本”的第11、12、13、14、15、16、17、18、19、20、21、22、33、34、35、36、37、38、39、40卷的正反两面,以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所藏的36卷本的绘图:依序为“兼善堂本”的第11、12、13、14、15、16、17、18、19、20、21、22、40、34、33、36、37、38卷的正反两面的绘图所构成。在36卷本刊行时期,似乎是由于第35卷的绘图的版本已不能再用了,因此将其换成了最后面的第40卷的绘图。但第33卷和第34卷的绘图倒置的理由不详。

② 在前面提到的《关于〈警世通言〉的版本》的拙论中,列出了佐伯文库本和“兼善堂本”的绘图中几处不同的部分,而三桂堂本中相对应的部分均与佐伯文库本一致。

③ 三桂堂的《宽文元年点检书目》著录40卷本是否为三桂堂的原刻本不详。但,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其后修本。同时,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买上文库(田中乾郎旧藏)藏有较台湾“中央图书馆”藏的后修本稍早的早印本(很可惜,缺封面,只存叙、目次、绘图20页和第2卷第10页以前的部分)。北京大学图书馆马氏书所藏本包括了2篇补抄,因该藏本被冠以绘图19页,故可以将其看做是38卷本吧。首都图书馆藏本似乎是收录了38篇,但其绘图页数不详。36卷本现仍存有很多。笔者虽曾调查过台湾“中央图书馆”40卷本,然而这次未能对其进行再调查,因此,本论中的三桂堂本是使用了公开于网页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所藏的36卷本,其乃是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买上文库本的同版后印本。另外,双红堂文库本的封面上可见“三桂堂王振华谨识”的字样。

五 衍庆堂 24 卷本《警世通言》和《二刻增补警世通言》

包括《警世通言》在内的“三言”都是由 40 卷 40 篇构成的。但，后来又刊行了都是 24 卷 24 篇的本子。这样的本子有衍庆堂刊行的《喻世明言（重刻增补古今小说）》（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和《警世通言》（天理图书馆节山文库所藏）^①，还有刊行书肆不详的《醒世恒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所藏）。衍庆堂在刊行 24 卷的《警世通言》之前，曾刊行过《二刻增补警世通言》（大连图书馆旧藏，现在所在不详）。而上文提到的 24 卷的《警世通言》则是通过对《二刻增补警世通言》作出节略而成的，这一点已经有考证。《二刻增补警世通言》虽然打着“增补”的旗号，而实际上只不过是拿其中的 4 篇与《古今小说》的 4 篇进行了替换而已。关于 24 卷本《警世通言》和《二刻增补警世通言》的关系，长泽规矩也曾有言云“二十四卷本出自二刻增补本。但，只有卷二十（二刻本卷四十），二刻本有目而缺本文……削本是二刻本的後印本、尤其图像两者都同板後印……故削本是二刻增补本的削本，无可置疑”^②。如上所述，《二刻增补警世通言》中收录了《古今小说》中的 4 篇（第 19 卷、第 20 卷、第 29 卷、第 30 卷）。作为其削本的 24 卷本《警世通言》亦收录有《古今小说》的第 19 卷。李田意曾有言云“第十九卷范巨卿……系出自古今小说并且和天许斋刊本第十六卷是同板。其余各篇都是原来通言里的小说；作者亦曾一一和蓬左文库本“通言”对过。完全是同板后印”。其认为此第 19 卷为《古今小说》的天许斋本，其余的 23 篇与蓬左文库本为同版。如果长泽氏和李氏两人的说法正确的话，那么，24 卷本《警世通言》的第 19 卷以外的各篇均与《二刻增补警世通言》是出自同一版木的，即蓬左文库本（也就是“兼善堂本”）的版木。由于《二刻增补警世通言》至今仍未见，因此对其前半部分说法的正确与否还无法作出判断。而针对后半部分来看，曾有言云“尤其图像两者都同板後印”的长泽规矩也以慎重的态度避开了对本文作出判断，这一点笔者是认同的。因为除《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以外，衍庆堂 24 卷本《警世通言》所收各篇的文字与“兼善堂本”的文字并非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字面上有明显不同的三桂堂本自不必说，衍庆堂本与早稻田本和佐伯文库本在文字方面均存在相异的部分。因此，可以推测，刊行过 40 卷本《警世通言》的书肆并非只有历来所知的金陵兼善堂和三桂堂王振华，还应有刊行了《二刻增补警世通言》的衍庆堂和分别刊行了早稻田本和佐伯文库本的另外两家书肆，也就是说共有五家书肆。这五家书肆在将其出版刊行之际，要么对到手的版木进行了修正，要么又新刻了版木（仓石文库本和蓬左文库本之间未见明显的文字上的差异）。

衍庆堂作为一家书肆刊行过 40 卷 40 篇本的《醒世恒言》（每半页 12 行、每行 22 字，无图）、40 卷 40 篇本《二刻增补警世通言》、24 卷本《警世通言》以及 24 卷本《喻世明言》。在这之中，有一种情况备受关注，那就是 24 卷本的《警世通言》和《喻世明言》只是将各自的其中的数篇进行相互替换之后而出版的。24 卷本《喻世明言》中也收录有出自《醒世恒言》的 2 篇作品。行款为每半页

① 关于衍庆堂刊行的《二刻增补警世通言》及 24 卷本《喻世明言（重刻增补古今小说）》、24 卷本《警世通言》，请参照広泽裕介《〈喻世明言〉四十卷考》（《日本中国学会报》第 52 集，2000 年 10 月）。

② 马廉《大连满铁图书馆所藏中国小说戏曲目录》（《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中华书局 2006 年 8 月版。原载《图书馆季刊》第 2 卷第 4 期，1928 年 12 月）中可见《二刻增补警世通言》所收的前 24 卷诸篇的配列与 24 卷本《警世通言》诸篇的配列有一部分不同，虽然如此，但绘图的配列却是一致的。这 24 卷本《警世通言》恐怕本文部分基本上用的《二刻增补警世通言》前 24 卷的版木，而其中有 3 篇（24 卷本的第 8 卷、第 19 卷、第 23 卷）被 25 卷以后的 3 篇所换成，绘图部分则一直用的是《二刻增补警世通言》原有的前 24 卷版木。

10行、每行20字，不过均与被视为原刻本的叶敬池本《醒世恒言》为异版^①。同时，既述的刊行书肆不详的24卷本《醒世恒言》中，除收录有《醒世恒言》的作品22篇以外，还分别收录了出自于《警世通言》和《（初刻）拍案惊奇》的作品各1篇。

当初，衍庆堂为了寻求更多的利益，通过对叶敬池40卷40篇本《醒世恒言》做出如下的更动而出了自家的40卷40篇本《醒世恒言》^②（之后，又出版了篇数也改做39篇的本子，其构成为：省去了第23卷《金海陵纵欲亡身》，将第20卷的《张廷秀逃生救父》分成上下两部分，分别做为第20卷和第21卷，而原第21卷挪至第23卷的位置）。其具体改版方式为将行款由叶敬池本的每半页10行每行20字改为每半页12行、每行22字，且省去了绘图。当然，衍庆堂同时也会想到亦可以依此种方式出版自家的《警世通言》和《古今小说》。然而，或许是因为得到了某一家书肆的现成版本（行款当然是10行20字）的缘故吧，便改变了自家重刻的方针。那就是，对其行款和绘图均不作改动，而是将两者中的数篇相互替换，然后打着“增补”的旗号进行出版销售（若衍庆堂本《醒世恒言》的刊刻是在《警世通言》、《古今小说》的版本到手之后的话，那就应该是以10行20字刊刻的了）。这就是《二刻增补警世通言》（在同一时期，衍庆堂亦或刊行了40卷本的《喻世明言》或是《古今小说》）。就这样，衍庆堂在完成了40卷本“三言”系列的出版之后，就又以同样的理念企划刊行了卷数缩减为24卷的新系列。这就是现存的24卷本《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随着《今古奇观》的盛行，40卷本在市场上已经不那么受欢迎了。亦或许是随着绘图和本文的版本的损伤程度逐渐加剧，以至越来越多的版本已经不能再进行增印了。说到24卷本系列的刊行，衍庆堂该是为自家曾刊刻过的40卷本《醒世恒言》而苦恼过的。由于衍庆堂40卷本《醒世恒言》的正文的行款与24卷本的《喻世明言》及《警世通言》不同，绘图也是省略了的。因此，其版本是不能挪用到24卷本系列中去的。如若自家持有40卷本的版本，且其版本为仍然可以再利用的状态，那么再新刻24卷本用的版本就未免太愚蠢了。就这样，衍庆堂只是对其中转用于24卷本《喻世明言》的2篇进行了新刻（或者转用其他书肆的现成版本），并最终放弃了自家出版24卷本《醒世恒言》的想法。通过如上分析，便会得出一个结论：刊行现存的24卷本《醒世恒言》的书肆并非衍庆堂。

回过头来看衍庆堂24卷本《喻世明言（重刻增补古今小说）》和刊行书肆不详的24卷本《醒世恒言》。这两者中各收录一篇出自《警世通言》的作品。分别是40卷本《警世通言》中的第27卷《假神仙大闹华光庙》和第23卷《乐小舍侯生觅偶》。李田意曾就这两篇中的《假神仙大闹华光庙》有言云“第二十三卷假神仙……之本文及绘图乃出自通言……此篇的本文及绘图与兼善堂本通言的第二十七卷本文及绘图完全为同版”。然，长泽规矩也亦曾有言云“假神仙……的一篇、据本文匡郭的损坏部分好像同板后印……但不能说同板”。此卷在“兼善堂本”和衍庆堂本之间，有不少文字相异的部分，因此，若两者是同版的话，该是其中的一方为另一方的后修本才对（当然，全部或部分页为异版的情况也有可能存在）。无论哪种情况，都表明长泽规矩也的说法是正确的，而李田意的说法是错误的。在24卷本《醒世恒言》所收的《乐小舍拚生觅偶》中，亦可见与“兼善堂本”文字相异的部分。然而，不能否定这两者，特别是不能否定《假神仙大闹华光庙》是《二刻增补警世通言》中对应卷的同版后印本的这种可能性，或者不如说，这种可能性反倒更大呢。

① 李田意在前揭《日本所见中国短篇小说略记》中曾有言云“另有两篇出恒言，与叶敬池本恒言并不同板”。当然，与叶敬池本的同版后印本的叶敬溪本自然也是异版。

② 之所以删除了《金海陵纵欲亡身》，并非是因为其内容淫荡，而是因为忌惮当初自称为后金的清朝。因此可以认为，衍庆堂的40卷40篇本是刊行于明代，而39篇本则是刊行于清朝。

六 综合的考察

五种《警世通言》的版本当中,“兼善堂本”、早稻田本及衍庆堂本这三种版本虽有些许文字上的变动,但包括匡廓和版木的断裂在内的印面状况却很酷似。加之,三种版本都以《旌阳宫铁树镇妖》做四十篇之一,且绘图的第1页正面上亦均有“素明刊”的文字。这三点是共通的。由此可以看出,是同一版本按“兼善堂→早稻田本刊行书肆→衍庆堂”之序而被转让下来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三者实际上为同版早印与后印的关系。但是,通过对其文字的变动做了进一步仔细的研究之后,发现又很难说这三者是完全的同版。比如说早稻田本和衍庆堂本的《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第8页正面第1行的“俺留个记号(號)在此”中的“號”字的位置有些很微妙的偏离。《假神仙大闹华光庙》的第8页正面第1行的“魏公道”中的“魏”字的粗细及倾斜程度也与周围的字不同。由于两者在“兼善堂本”中是墨格或是空格的部分,因此很有可能是只对该字的部分进行挖改作出修正的。那么,这两者就可以看做是“兼善堂本”的后修本。回过头来,早稻田本的第25卷中有和蓬左文库本一样的错简(和有界页),而第34卷和第35卷之间无相互错简。鉴于此状况,可以推测早稻田本刊行书肆对到手的“兼善堂本”的版木进行了修正之后,按照存在于仓石文库本和蓬左文库本之间印本的顺序而进行了印刷。衍庆堂本看似是在继承了早稻田本所做之修正的基础上,对其再次加以新的修正。另外,由于其第21卷(早稻田本的第25卷)的第17、18页为有界页(早稻田本中第28卷的第25、26页也为有界页,不过此卷未收入衍庆堂的24卷本中),因此可以看出衍庆堂本是继承了早稻田本的版木,并对其作出了再度修正的本子。因此,笔者以后想将此三种版本称为“兼善堂本系诸本”。不过,后续的书肆究竟是以什么为依据对既成版本中的墨格或空格进行补刻的呢?或许“兼善堂本”之前,有现在仍未知的由某一家书肆刊行的原刻本,后续的书肆便是依据此原刻本,对“兼善堂本”的版木进行了修正的吧。然虽如此,像“魏公道”的“魏”字那样的,“兼善堂本”中缺了这个字的理由又到底是什么呢,笔者对此并不理解。

三桂堂本是较兼善堂本系诸本俗字更多的版本。佐伯文库本却与此不同,更确切的说,佐伯文库本较兼善堂本系诸本正字(繁体字)更多。在佐伯文库本中,之前提到的《假神仙大闹华光庙》的第8页正面的“魏公道”的“魏”字的粗细,也与早稻田本不同,与前后文字的粗细是一致的。另,在佐伯文库本中,有(好像)将“兼善堂本”的文字改成和早稻田本不同文字的例子。比如第30卷《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第7页反面的“兼善堂本”为“奴家■■前生有缘”的部分,在早稻田本中通过挖改变成了“奴家与你前生有缘”。而在佐伯文库本中则变成了“奴家思想前生有缘”。当然,无法马上判断早稻田本和佐伯文库本到底哪一个才是刻的本来的文字(也有可能是两者都不对)。两者在有差异的所有文字方面,佐伯文库本中正确字的比率远远高于早稻田本。与兼善堂本系诸本一直用的那一版本有所不同,佐伯文库本用的是与其不同的另外一种版木。且其眉批也有许多是未见于兼善堂本系诸本的。当然,与此相反(兼善堂本系诸本中有的眉批佐伯文库本中没有)的例子倒也不是没有的。只是那样的例子,大部分都是出现于版面明显不同于前后页的补刻页,或者出现在清晰可见的删去了眉批(和匡郭)痕迹的后修页中。也就是说,佐伯文库本中,无论是眉批还是正文,都较兼善堂本系诸本正字更多。据此,可以将佐伯文库本看成是在“兼善堂本”之前的版本,即原刻本(或者近似于原刻本的版本)版木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部分页进行补刻替换,删去其部分眉批,并且将其第40卷替换为《叶法师符石镇妖》的后修本(后印本)。

回过头来,佐伯文库本将第40卷定为《叶法师符石镇妖》而非《旌阳宫铁树镇妖》的这一点与三桂堂本是一致的。关于文字的变动,可以看出,除部分例外,三桂堂本是与“兼善堂本”差别最大并且是(看似)最好的版本,而佐伯文库本其次。三桂堂在出版了收录篇数为40篇且绘图已被缩减至20页的版

本（第40卷为《叶法师符石镇妖》；第24卷为《卓文君慧眼识相如》）之后，又相继出版了38篇（绘图19页）和36篇（绘图18页）的版本。在38篇本之后的某一阶段，删除了眉批（40篇本有眉批，东京大学文化研究所所藏的两个36篇本的眉批却均被删除了）。若将三桂堂本的绘图与佐伯文库本的绘图作比较的话，会发现，两者虽非同版但却是同一系统的，这点与兼善堂本系诸本有所不同。这是由于，在兼善堂本系诸本中，绘图第17页反面中官员拿着的旗帜上与第16页正面中的招牌上分别为空格和墨格，而在三桂堂本的相应部分中却可见与佐伯文库本同样的文字。这大概是因为考虑到了收录的绘图与正文并非一一对应这点，故索性删除了本来绘图中该有的介绍正文内容的韵文。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判断，那就是，三桂堂本的绘图版本为对佐伯文库本的绘图版本做了修正（亦有削减）之后的版本；本文版本则是在对佐伯文库本做了校订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刻的版本（另，佐伯文库本的版本损伤程度极为严重）。因此，笔者以后想将此两种版本称为“佐伯文库本系诸本”。

七 围绕《旌阳宫铁树镇妖》

前文提到，佐伯文库本中，第40卷的《旌阳宫铁树镇妖》被换成了《叶法师符石镇妖》。那么疑问就出现了，到底是缘何作出此种改动的呢？为解决此疑问，必须先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旌阳宫铁树镇妖》被选入《警世通言》中的原因。《旌阳宫铁树镇妖》与邓志谟^①的《（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2卷15回（日本内阁文库藏）的内容大致相同。《铁树记》有由萃庆堂余泗泉刊行的萃庆堂本（每半页11行、每行24字），卷首署有“皇明万历癸卯（三十一年）春穀旦”的竹溪散人《豫章铁树记引》（竹溪散人就是邓志谟），还有在萃庆堂本刊行的第二年，由某一家书肆刊行的看似与萃庆堂本为同版的刊本^②，或许是由于随着其刊行，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因此《警世通言》的编者陇西君便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把《铁树记》编入了《警世通言》中。在那之后，又有一个新的计划诞生了，那就是将新刻的《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与《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和《旌阳宫铁树镇妖》冠以《三教偶拈》之题而进行联合出售。《三教偶拈》的刊行年不详，但既然有“皇明”二字，就可以推测其刊行时期为明代的崇祯年间或是南明时期吧^③。就这样，《旌阳宫铁树镇妖》的版本在被做了改题和修正的基础上，最终以《许真君旗（旌）阳宫斩蛟传》的形式被挪用到了《三教偶拈》中，这也就是佐伯文库本的第40卷由《旌阳宫铁树镇妖》被换成《叶法师符石镇妖》的原因。

如若那般，是不是也就可以认为，兼善堂本系诸本的版本是依据《三教偶拈》刊行以前的原刻本《警世通言》的印本而进行了重刻的版本，而佐伯文库本的版本则是在《三教偶拈》刊行之后，《旌阳宫铁树镇妖》已被换成了《叶法师符石镇妖》的原刻本的版本呢。顺便说一下，由于《三教偶拈》是无图本，不需要《旌阳宫铁树镇妖》的绘图部分，因此其绘图便被直接留用于佐伯文库本《警世通

① 与邓志谟相关的通俗小说除《铁树记》外，还有同为萃庆堂余泗泉刊行的万历年间刊本《（镌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2卷13回以及万历三十一年序刊本《（镌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2卷14回这一系列。由此，《铁树记》原刊本的刊行年也被视为万历三十一年。另外，有相关论文，分别为，吴圣昔《邓志谟乡里、名号、生平探考》（《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2期）、《邓志谟经历、家境、卒年探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3期）和潘建国的《晚明建阳书坊编辑的旅闽生活——以江西饶安邓志谟为考察中心——》（《东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 ほしづくよ》，日本学术振兴会アジア・アフリカ学术基盤形成事业，2010年3月）。

② 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卷五（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3月版）中曾有言云“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万历本……封面及卷一所提书牌名均刻去……与日本内阁本同板”。

③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2月版），《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乱）录》的细目部分提到，在日本的庆应乙丑（1865）弘毅馆刊本中避了崇祯帝的讳字。那么原刻本就应该是崇祯或者是南明时期的刊本。

言》中。事实上,《旌阳宫铁树镇妖》之所以会从佐伯文库本系诸本中消失,并不是因为其不受欢迎或者因为其是三言中首屈一指的长篇,而恰恰是因为其特别受欢迎,所以其版本才会被挪用到《三教偶拈》中来作为其中的一篇。说到证据,很简单,从对收录篇数做了大幅削减的衍庆堂24卷本中仍保留着《旌阳宫铁树镇妖》这一点便可看出。

《三教偶拈》中的《许真君旗(旌)阳宫斩蛟传》为10行20字的无界本,与“兼善堂本”中的《旌阳宫铁树镇妖》行款一致(也就可以说,依据的是《警世通言》的原刻本的版本)。《旌阳宫铁树镇妖》是兼善堂本系诸本中文字的异同较少的篇目之一,而《许真君旗(旌)阳宫斩蛟传》却与除《叶法师符石镇妖》以外的佐伯文库本的诸篇一样,与兼善堂本系诸本之间文字的异同比较多。这就意味着,《三教偶拈》中的《许真君旗(旌)阳宫斩蛟传》与佐伯文库本的诸篇具备同样的特征。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其正是收于原刻本《警世通言》中的《旌阳宫铁树镇妖》(或是其覆刻本或是其重刻本)。顺便说一下,《许真君旗(旌)阳宫斩蛟传》中虽有眉批,但是较兼善堂本系诸本的眉批要少,由此可见,虽是据原刻本的版本,眉批中却有一部分被省略了。另外再提一点,那就是萃庆堂余泗泉刊的《铁树记》中无眉批。

回过头来再看《三教偶拈》中所收的《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由其卷头第2行有“墨憨斋新编”的字样,可知冯梦龙为其编者。墨憨斋是冯梦龙的斋名。另外,《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亦附有和《警世通言》一样的每行四字的眉批,因此,若《警世通言》的编者也是冯梦龙的话,便可知道将《警世通言》的原刻本中的《旌阳宫铁树镇妖》换做《叶法师符石镇妖》的人也正是冯梦龙本人。

八 最接近原刻本的刊本

如上所说,通常原刻本或者是越接近原刻本的刻本其误字、缺字都应该越少。如果《警世通言》的兼善堂本系诸本也都符合此原则的话,那么现在所存刊本中,衍庆堂本(虽为残卷)该是最早的,其次是早稻田本,而刊行最晚的就应该是“兼善堂本”了。然而,在明明知道本来文字的情况之下,却特意用墨格或空格来替换的这一做法实在是不大可能的。因此,认为衍庆堂本是兼善堂本系诸本中最早的刊本的这一想法无论如何都过于牵强。一方面,“兼善堂本”中,有像把“一時間”的“間”误刻成“問”,把“豪家查家”的“查”误刻成“杏”这样的较低级的误刻;另一方面,“兼善堂本”的第12卷《范鳬儿双镜重圆》中有“原来俊卿之庸不足徐信的浑家崔氏”这样一个表意不明的句子,而在早稻田本中,这句话则变成了“原来俊卿之妻就是徐信的浑家崔氏”(衍庆堂本中未收录此篇);“兼善堂本”的第11卷《苏知县罗衫再合》中亦有“回涿州祖坟此葬”这样一个表意不明的句子,而在早稻田本和衍庆堂本中,这句话则变成了“回涿州祖坟理(埋)葬”。像这样的例子就足以使我们对“‘兼善堂本’是原刻本或是忠实于原刻本的刻本”的说法表示怀疑了。那么,早稻田本和衍庆堂本到底是以何为依据而对“兼善堂本”做出修正的呢?如果依据的是现已失传的某一家书肆的原刻本(恐怕就是佐伯文库本的原刻初印本)的话,那么误刻应该是很少的才对。由此可知,这恐怕只是通过对前后文意作出一些常识性的判断来进行修正的吧。或许也正因如此,其所做的修正才只不过是渐进性的,并且是很不彻底的。例如,“兼善堂本”中的第24卷《玉堂春遇难逢夫》中,有“不要他来昂然说银”^①这样一个表意不明的句子,早稻田本和衍庆堂本中却并未对此作出修正,而只是照搬其

^① “兼善堂本”(早稻田本、衍庆堂本亦相同)中的“不要他来昂然说银”在佐伯文库本中为“不要他来见我说话”。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话本大系本的《警世通言》(魏同贤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9月版)中为“‘不要他来。’昂然说罢”。但笔者认为,据佐伯文库本,该改为“‘不要他来见我。’说罢”。

原样而已。像这样的不够理想的部分只能暂且认为其原因在于“兼善堂本”的编辑者（或者是出版该书的书肆老板）所指定的本子质量不够好吧。后续的早稻田本和衍庆堂本虽按常识将其做了部分修正，然而，毕竟由于没有适当的依据（比如原刻本等），因此有的不太清楚的部分就未对其做任何改动了吧。

那么，关于佐伯文库本系诸本的文字优于兼善堂本系诸本这一点该如何考虑呢？如果佐伯文库本是原刻本的后修（后印）本，那么其文字优于兼善堂本系诸本这一点也就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如前面所述，三桂堂本的绘图是通过佐伯文库本的绘图进行了修正而得的；那么，其本文也就该是依据佐伯文库本新刻而得的。因此，如若三桂堂本是在佐伯文库本的基础上对其又做了校勘和修正的话，那么，似乎与外观相反的，其成为了比佐伯文库本完成度更高的一个版本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进一步思考的话，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对绘图中所见的“素明刊”的文字该做怎样的考虑呢？像“由有名的画工刘素明对原刻本无署名的绘图进行覆刻，并在覆刻后的绘图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考虑方式似乎是不太合乎常理的。较为合理的考虑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原刻本中本无绘图，到“兼善堂本”在对其进行重刻的时候，才委托刘素明刻制了绘图^①，佐伯文库本的绘图即为其覆刻本。另外一种，现已逸失的原刻本中本来就有“素明刊”的文字，之后，“兼善堂本”对其进行覆刻的时候，连署名也都一起覆刻了。佐伯文库本的绘图无疑是原刻本的绘图，但“素明刊”的文字是在进行后修的时候被削除的，或者佐伯文库本的绘图为之后覆刻的，而覆刻之时略去了署名“素明刊”的文字。笔者鉴于“兼善堂本”的绘图中，旗帜的文字和人物的一部分都被省略的这一点，还是比较认可上述的第二种考虑方式中的后一种情况。总之，当前的问题就集中到覆刻本是否对原刻本的绘图进行了包括署名在内的覆刻这一点上了。不过，像那样的情况在现实中也是的确存在的^②。就可以认为既述的“兼善堂本”的一部分卷的本文及绘图的卷头、版心等见到的卷数表示的混乱都只是由于“兼善堂本”独自的原因所造成的了。

最后，笔者将提出一点一直很在意的问题以结束本节。那就是，无论是兼善堂本系诸本，还是佐伯文库本系诸本，都有登场人物的姓名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例如，第22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的女主人公，最初名为宜男，到后面部分却变成了宜春；第25卷《桂员外途穷忏悔》中的桂生，最初被介绍为桂富五，后来却竟被叫做桂迁；第27卷《假神仙大闹华光庙》中的魏宇也在后面部分变成了魏宗。以上三人均为主人公或相当于主人公地位的重要人物，故出现其姓名在中途改变的这种情况，就算因为其是将口头讲述的内容转化为文字所得的，却也还是避免不了不统一之讥的。话说《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的女主人公是一对一直无子女的夫妇在晚年的时候终于生得的一个女孩儿，那么，因期待下一个孩子为男孩儿，故为其取名为宜男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宜春也可能是在其成年后改的名字。《桂员外途穷忏悔》中的桂生曾有过因欠债一筹莫展甚至眼看要自杀的时候，最后却经种种原因所幸成了员外。因此，在此身份地位变化之间，其改名倒也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两卷却都未对此姓名的改变做任何说明。从这点似乎可看出“兼善堂本”对其以前的原刻本曾做过并不彻底的修改的痕迹。然上述情况，存在于包括佐伯文库本在内的所有的《警世通言》的版本中，因此，笔者想把造成此情况出现的原因归结为——当初，在将原刻本以前所存在的单行“话本”收录到《警世通言》中的时候，对此部分所做的改动还是较为笨拙、不够巧妙的。

① 上原究一在《〈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の版本について》（《日本中国学会报》第63集，2011年10月）中，就刘君裕而非刘素明，曾提及有关意见。

② 请参照上原究一《唐氏世德堂と周氏万卷楼仁寿堂の章回小说刊本の覆刻及び后印の事例について》（《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16号，2011年10月）。

结 论

衍庆堂似乎是一家曾刊行过两种《警世通言》（二刻增补本和24卷本）和24卷本的《喻世明言》的书肆。那么，其活动时期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呢。因冠于其卷首的叙都是原刻本的，故无法由此判断出衍庆堂的具体活动时期，而只能是在理论上知道其可以追溯到的上限而已。兼善堂除《警世通言》之外，还刊行过12卷的《古文备体奇钞》^①，因其卷首冠有崇祯十五年的序，因此可推知其在崇祯十五年乃至之后的时期也都曾有所活动。如前所述的，40卷40篇本的《醒世恒言》似乎是刊行于还不必忌憚当初自称后金的清朝的时期，而到了40卷39篇本刊行的时期，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故由此判断衍庆堂的活动时期，即刊行两种《警世通言》的时期该是天启四年以后的明末清初时期。三桂堂40卷本是于宽文元年（1661）以前出版的，故其当初所参照了的佐伯文库本的刊行时期则应是顺治年间以前的明末清初时期，且较《三教偶拈》的出版时期相比的话，应该是略晚的。这样看来“兼善堂本”，其刊行时期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原刻本叙中所言的天启四年。

最后，笔者认为，在作成《警世通言》校订本的时候，不该只是无条件的只以“兼善堂本”为基准，而是非常有必要在作成校订本之前，对包括佐伯文库本系诸本在内的诸本做一个综合的斟酌考虑的。以上亦为本论的结论。

或许有些画蛇添足，最后，笔者将再次对综上所述的《警世通言》的诸本做一个较简洁的总结。

原刻本佚

40卷40篇，第40卷为《旌阳宫铁树镇妖》。绘图出自刘素明。本文（及叙）的版本大部分均在佐伯文库本中得以继承，然绘图的版本似乎逸失了。刊行书肆不详，但不可能是兼善堂，有可能是刊行了佐伯文库本的书肆。正字、眉批最多。

佐伯文库本系诸本

佐伯文库本

40卷40篇，第40卷为《叶法师符石镇妖》，绘图似乎是对原刻本绘图的覆刻。本文的版本继承了原刻本的版本，但其中亦有部分补刻页和后修页。补刻、后修的时期不详，但其中的第40卷被替换的时期可能是在《三教偶拈》的刊行时期之后。刊刻书肆不详。佐伯市教育委员会藏本是其后印本。原40卷的《旌阳宫铁树镇妖》改称为《许真君旗（旌）阳宫斩蛟传》被挪用到了《三教偶拈》中。

三桂堂本

40卷40篇，第40卷为《叶法师符石镇妖》。第24卷的《玉堂春落难逢夫》被删去，取而代之的是由第6卷《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的入话部分独立成篇的《卓文君慧眼识相如》。恐怕是以佐伯文库本或者是包括原刻本在内的更早的版本的本文为基础，进行了新的校订，并且用简笔字进行了新刻。绘图恐怕是留下其一半，并对留下的部分进行了修正、新刻。刊行时期最晚也不会晚于顺治年间。之后，又相继刊行了38篇本和36篇本。据眉批的情况来看，现存40篇本也不是初印本。另外，40篇本中的眉批在36篇本中均被删除了。

兼善堂本系诸本

^① 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线装书局2001年12月版）中将兼善堂认作为金阊的书肆，并言其刊行了《古今小说（四）十卷》。作出此判断的依据似乎是因《古文备体奇钞》的封面上有“阊门兼善堂”的字样。对此，笔者只能认为这是一个轻率的判断。另外，前面提到的广泽裕介的论文《兼善堂本〈警世通言〉の成立》中对此点也有所提及。

“兼善堂本”

40卷40篇，第40卷为《旌阳宫铁树镇妖》。本文部分可能对原刻后印本进行了重刻。在重刻之时，将本文的一部分正字改成了简笔字，亦删除了部分眉批。墨格和空格较显眼，对本文的校订还不够充分。绘图部分可能是对原刻本的绘图做了包括画工的署名在内的覆刻。在本文的卷头和版心以及绘图的版心的卷数标记部分可见曾试图改变本文和绘图的配置的痕迹。然而，似乎在中途放弃了这一构想。仓石文库本为早印本，蓬左文库本为后印本。蓬左文库本中有互换错简。仓石文库本有可能被兼善堂以外的某一家书肆刊行过。

早稻田本

40卷40篇。第40卷为《旌阳宫铁树镇妖》。本文部分依据的是对“兼善堂本”的版木进行了挖改之后的版木。部分继承了蓬左文库本的错简。同时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有界页的补刻。刊刻书肆不详。绘图可能是继承了“兼善堂本”的版木。本文和绘图的配列遵照原刻本，无卷数标记的混乱。

衍庆堂《二刻增补警世通言》

40卷40篇。其中36篇出自《警世通言》，另外4篇出自《古今小说》。因其现在下落不明故无从了解其具体情况。收录有佐伯文库本中不见了的《旌阳宫铁树镇妖》。

衍庆堂24卷本

24卷24篇。其中22篇出自《警世通言》。继承了衍庆堂《二刻增补警世通言》的版木。对早稻田本的版木再次进行了挖改，亦继承了其有界页。绘图部分可能是继承了早稻田本的版木，但与本文部分并非是完全对应的。收录有《旌阳宫铁树镇妖》（包括绘图在内）。另外，衍庆堂24卷本《重刻增补喻世明言》以及刊行书肆不详的24卷本《醒世恒言》中，各收录有1篇出自“兼善堂本”系的《警世通言》。

〔作者简介〕大塚秀高，日本埼玉大学教养学部教授。出版过专著《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

（责任编辑 石 雷）